

纤手驭龙



26

司马翎作品集



司马翎作品集



研手驭龙

上

「台湾」司马翎著

责任编辑：亦 秋

封面设计：森 林

封面绘画：王家训

纤手驭龙

司马翎 著

浙江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1-1998-81 号

本书由真善美出版社授权

出版发行 浙江文艺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310006)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中山新华印刷厂
(中山市中山港火炬开发区逸仙路)

开 本 850 X 1168 1/32

印 张 38.75

字 数 967 千字

插 页

印 数 5000 册

出版日期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5339-0821-X/I·756

定 价 63.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司马翎作品集

1. 关洛风云录(上、下册)
2. 剑神传(上、中、下册)
3. 八表雄风(1-4册)(含仙州剑隐)
4. 剑气千幻录(上、中、下册)
5. 剑胆琴魂记(上、下册)
6. 帝疆争雄记(1-4册)
7. 白骨令(上、下册)
8. 鹤高飞(上、下册)
9. 铁柱云旗(上、中、下册)
10. 纤手驭龙(上、中、下册)
11. 红粉干戈(上、中、下册)
12. 饮马黄河(上、中、下册)
13. 金浮图(1-4册)
14. 剑海鹰扬(上、中、下册)
15. 浩荡江湖(上、中、下册)
16. 丹凤针(上、中、下册)
17. 檀车侠影(上、中、下册)
18. 武道胭脂劫(1-4册)
19. 独行剑(上、中、下册)
20. 玉钩斜(上、中、下册)

侠

目 录

侠

第一章	异士奇行	1
第二章	江湖历练	24
第三章	飞天夜叉	49
第四章	穷家五老	72
第五章	芳心两半	96
第六章	药王梁康	119
第七章	生离死别	143
第八章	借刀杀人	166
第九章	以怨报德	192
第十章	巧计妙策	215
第十一章	情有独钟	241
第十二章	古洞惊魂	263
第十三章	神火炼魂	287
第十四章	悬崖明志	310
第十五章	出生入死	335
第十六章	黑狱游魂	358
第十七章	疑云重重	381
第十八章	鬼斧神工	405
第十九章	飞车救美	431
第二十章	琵琶惊魂	453

第二十一章	智者千虑	477
第二十二章	英雄大会	502
第二十三章	两个心愿	527
第二十四章	一网打尽	551
第二十五章	芳心难测	575
第二十六章	侠义本色	596
第二十七章	南奸北恶	618
第二十八章	换血救命	638
第二十九章	福大命大	657
第三十章	智计百出	678
第三十一章	人间地狱	698
第三十二章	水火绝地	717
第三十三章	智勇双全	739
第三十四章	请君入狱	760
第三十五章	化敌为友	780
第三十六章	风云变色	801
第三十七章	英雄弹泪	822
第三十八章	大仁大义	841
第三十九章	还他自由	860
第四十章	马卿偕亡	879
第四十一章	攻防之战	898
第四十二章	千变万化	920
第四十三章	斗智斗力	939
第四十四章	用计用情	960

第四十五章	一百万两·····	981
第四十六章	爱恨是痴·····	1002
第四十七章	仙子驾到·····	1022
第四十八章	四美倾心·····	1043
第四十九章	又爱又恨·····	1063
第五十章	亦悲亦喜·····	1085
第五十一章	借酒消愁·····	1104
第五十二章	彩凤随雅·····	1126
第五十三章	苦尽甘来·····	1146
第五十四章	师徒情深·····	1167
第五十五章	以杀止杀·····	1188
第五十六章	纤手驭龙·····	1212
代后记	一代宗师司马翎·····	1224

俠

1 异士奇行

夕阳余晖照耀在一条古道上，山风瑟瑟，一片荒凉寂静。

这条古道，位居淮阳丘陵地区中，人烟稀少，每到傍晚之际，路上便杳无人迹。

其时正是元代英宗之世，蒙古铁骑多年横行中原，官吏尽是暴敛贪墨之辈，全国各地商旅因之更形冷落。

古道左侧一片树林之后，隐隐露出一角红墙。

这时古道上出现一个黑衣僧人，一径穿林而过，直抵林后寺院的门前。

但见这座寺院甚是残旧破落，山门紧紧闭住。

黑衣僧人举手敲门，门环声震破四周岑寂。不久山门打开，出现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年和尚。黑衣僧人低着头合十行了一礼，便举步入去。中年和尚伸手拦住，道：

“师兄请到别处投宿，这儿不行！”黑衣僧人缓缓抬头，那中年和尚不觉骇了一跳！只见这黑衣僧人面黄肌瘦、愁眉苦脸，但双目精芒闪动，宛如冷电。

他赶快接道：

“非是见外，师兄，实因近年来左边出现两帮悍匪，他们定于今晚在此处歃血联盟，不准多人入寺！”

黑衣僧人眼中光芒忽然敛去，道：“里面地方甚是宽广，贫衲随便哪儿躲一躲就行了！”

那和尚叹气道：“本寺目下只有一座大殿尚存上盖，师兄还是到别处挂单的好！”

黑衣僧人摇摇头，举步行去，那和尚拦他不住，顿脚道：“待会有事可别怪我！”一面关上山门。

黑衣僧人步入仅存的大殿内，只见殿中空无所有，四壁萧然，除了壁龛中几尊破旧佛像之外，只有一盏长明灯，吊在大殿正中。他摇一摇头，走到东北角落间趺坐，面向墙角。

一会工夫，山门环声又响。那中年和尚出去开门，只见来人身长八尺，一身青衣，身子极瘦，站在门口，宛如竖着一支青竹竿。和尚看了一怔，心想：“好瘦好高的人！”往上望时，只见此人面貌只是尖瘦一点，没有特别之处。于是稍稍放心，道：“施主有何贵干？”

这个青竹竿般的长人道：“没事，进去坐坐！”一迈步便已跨入山门内五六尺之远。此人话声有如拗折竹竿，极是刺耳难听。

那和尚赶快后退伸手拦住，道：“施主请到别处歇息，小寺不行！”

这个青竹般的长人眼睛一瞪，精光暴射，道：“谁说的？”和尚打个寒噤，不敢说话，讪讪上前关住山门。待得他回头时，那青衣长人已经入了大殿。

他站在山门后呆呆发怔，忽地一声环响，把他骇了一跳。当即伸手开门，才一打开，外面已伸入来一只脚，把他挤在一旁，定睛看时，却是个污垢肮脏的道人，长得面如满月，又圆又肥。

那道人向他笑嘻嘻说声“辛苦了！”叭跣连声直向大殿走去，原来这肮脏道人脚下趿着一双破鞋，踢在地上直响。

待得和尚怔完，那肮脏道人的鞋声已消失，想是在殿中坐下，他一赌气关住山门，便站着不动。片刻之后，环声又响，和尚掀起嘴巴，理都不理。

门环声只响了一下，便不再响，和尚心中想道：“这一个倒是容易打发，居然自己走了！”忽又转念想道，“只不知来的是什么人？”这个念头在他心中钻来转去，按捺不住，便又想道：“那人

恐怕还未走远，我何不开门瞧瞧？”

当下打开山门，蓦见门口当中站着一个全身雪白之人，只骇得心房猛烈一跳，几乎从喉咙中跳了出来！目光一转，只见那人不但衣服鞋袜无一不白，连面色也比常人苍白得多，找不到一丝血色，头上还戴着一顶白色的皮帽。

这人不必要开口，便自有一股寒冷之气迫人而来。和尚打个冷颤不敢说话，伸手作出“请进”姿势。那全身皆白之人冷冷瞅住他，不言不动。

和尚又打个冷颤，心中暗想：“这人刚才在外面也必定是这样冰冷地瞪着他，虽是隔了一扇木门，但一块木板哪能隔得住这种冰冷的目光？”这么一想，登时连打寒噤。

可是他打寒噤也无济于事，这个白人仍然像个冰雪堆成的人像一般瞪视着他。和尚勉强壮起胆子，道：“施主请进吧！”那人低低哼了一声，音调冰冷如雪，这才举步向殿内行去。

和尚怔了一会，才渐渐定住心神。这时他懒得关门，干脆站在山门当中。



夕阳已下，暮色朦胧。他往四面看过没有人影，心想大概再也没有别的人会来了，方自松一口气。突然眼前微暗，定睛一看：原来有两个人站在他身前，竟不知是从何而来？没有一点声息！和尚好在连见怪事，这次胆子已大许多，也不十分惊讶。只见左边的一个身量高大，虽是穿着汉人服饰，但鼻高目陷，发黄碧眼，分明非是汉人；右边的一个却是个汉族少女，长得极是秀丽，眉黛微颦，眼波含怨，自具楚楚可人的风姿。

他望望那碧眼大汉，又望望那秀丽少女，心中甚是迷惑。忽然一只巨掌抓住他胸口衣服，接着双脚离地，有如腾云驾雾般摔在丈许外的地上。幸好摔得不重，一下子就爬了起身。

那碧眼大汉和秀丽少女举步入大殿之内，随手洒了一些东西在地上。殿中此时甚是黑暗，那盏长明灯发出昏黄黯淡的光线，根本照不到大殿阴黑的四周。碧眼大汉四望一眼，突然举手圈指，向灯火遥遥弹去。火焰跳动一下，立时光亮了许多；但火头颜色却变得有点青青的，不似平常灯火。

他再向四周望去，只见四个黑暗的角落中都有人坐着，但那四人都面向墙角，头颅低垂。

这碧眼大汉微微一笑，就在灯下趺坐，那秀丽少女也坐在他身边，神情郁郁，对四角景象看都不看！

过了片刻工夫，四面墙角忽地传出呼吸之声，生似是这四人蓦然有了生命，一齐开始呼吸。紧接着这四人都坐直身子，转回头向殿中看。八道目光都集中在吊灯底下瞑目端坐的碧眼大汉。过了一会，才移到少女身上。

那碧眼大汉忽然开口道：“若是肚疼，便是中毒！”

东南角的肮脏道人打个哈哈，声音响亮，震得殿瓦簌簌而响。

道人笑声才歇，东北墙角的黑衣僧人呻吟一声。碧眼大汉转眼望去，只见此僧愁眉苦脸，一脸病容。这时秃头侧处，便向墙壁撞去，似是久病缠身之下，毫无生趣，便欲一头撞死！

秃头和墙壁相撞之下，发出“咚”的一响，整个大殿忽然微微摇晃震动。碧眼大汉看了这等声势，只淡淡一笑。心中却惊想道：“好硬的头。若是再撞几下，此殿定当倒坍！这和尚功力之深，不在那道人之下！”

西北角坐着的便是那个像一根青竹竿般的长人，此时伸出手掌，在膝前砖地上连击三下。那碧眼大汉顿时感到地上传来一阵轻微震动，目光转投过去，那青竹般之人已缓缓收回手掌。

殿中蓦地升起一种奇异声音，低微得似有似无。细心一听，仿佛是寒风在远远的冰山雪谷之中呼啸。

碧眼大汉当即循声向西南角望去，这一角坐的是全身皆白的

人。但见他高举双手，姿势甚是奇特，片刻工夫，大殿之内气温陡然下降，寒冷异常。

那白衣人双臂垂下之后，异声便止。碧眼大汉暗暗吃惊，忖道：“这四人无一不是当世高手，各有绝技！今晚一齐出现此地，敢是为了对付我么？”转念之时，目光迅速扫过那四人，只见他们个个垂头默坐，似不曾发生过一点事故，便又想道：“怪不得我施展的‘借火传毒’之举失效；若是早点知道他们内功如此深厚，刚才出手便须用出毒性最烈的药物才是！”

这时他也不甘示弱，学那四人模样垂头默坐，过了一阵，那个秀丽少女口中发出微弱的呻吟声，碧眼大汉迅即取出几颗黑瓜子给她。少女取过，先吃掉瓜子仁，呻吟之声立时停止。然后她把那几粒瓜子壳放在舌上细舔，舔了十多次之后，通通收放在一个小小丝囊中。

殿外天色已经漆黑，静寂中忽然传来一阵急骤蹄声，越来越近，不多工夫，已到达寺外停住。只听一个宏亮雄壮的声音道：“山门没有关住，王大哥请！”

另一个人应道：“薛大哥先请！”两人互相谦让，一听而知，这两人乃是两帮悍匪的首领。不久，步声逼近殿门，火光也透射入来。

大殿中陡然一亮，先进来了四个大汉，手中都持着火炬。紧接着廿余人涌入来，一半穿着黑色劲装，一半青色。他们首先瞧见大殿中心的大汉和少女，都停住脚步，接着便又见到四角跌坐之人。这一群剽悍大汉立时鼓噪起来，其中有两人一起举起右手，顿时鸦雀无声。

这两人之中的青衣汉子洪声道：“黑衣帮和飞虎帮联盟之事，也不怕官府得知，王大哥你说是也不是？”

穿黑色劲装的王大哥道：“薛大哥说得对！这天下原本就是我们汉人的！”

薛大哥道：“这当中坐着的番人倒也罢了，四角坐着都是汉人，竟然也来对付我们，最最可恨！”

王大哥应道：“见利忘义，合该斩首！”这话说得声音斩截，口气坚决，众人都纷纷掣出兵器，等候首领下令，登时满殿尽是森森的剑气刀光。

东南角上的肮脏道人首先打个哈哈，长吟道：“历代名山与名剑，崆峒从来第一家！”他声音响亮，洪洪烈烈，殿瓦都簌簌震动。

王、薛二人齐声惊道：“原来是崆峒李不净李仙长！”

那肮脏人道：“什么仙长不仙长的，一个脏道士罢了！”这回话声已如常人，面上带笑，似是见众人识得他声名，甚是高兴。他接着道：“我李不净可不是被功名富贵收买得动之人，诸位该当知道！”

王、薛两人欠身抱拳道：“不净仙长名震天下，乃是武林侠义中的著名人物，小人们自然知道！”

东北角上的黑衣僧人呻吟一声，道：“百家千宗皆绝学，源头原来在嵩山！”

王、薛二人又是一惊，道：“原来大师是少林病僧！”原来那黑衣僧人说的两句，上句是指天下武术有千宗之多，皆有绝学。下句是说这百家千宗源起嵩山少林。是以王、薛二人一听便知他是少林寺大大有名的“病僧”。

西北角的青衣长人发出折竹般的声音，把众人吓了一跳，只听他道：“洞庭许青竹，也不是卖身求荣之人！”

王、薛二人听了急忙欠身行礼道：“许老前辈也是武林共钦的一代高手，小人等久仰大名！”

许青竹举手指一指西南角上的白衣人，道：“那一位是雪山派高手。他们这一派等闲不会开口说话，极少出山，想来也不会是随附官府求取富贵之辈！”

那白衣人接口道：“兄弟冷如冰！”只说了五字，报出姓名，口气神情果真是寒冷如冰。

肮脏道人李不净哈哈一笑，道：“这姓名真妙！”

病僧有气无力地道：“冷施主乃是雪山派百年来罕有的高手，贫僧闻名已久！今晚幸会，心中佩服得很！”

那碧眼大汉从这四人的话中，听出他们并非一道来的，甚至彼此间都不相识，心中好生惊疑。

王、薛两人，此时向四角之人逐一行礼，连声“得罪”，态度极是恭敬。接着转眼望住当中的碧眼大汉，姓王的道：“薛大哥，这番人在四位前辈高手之前，定然难逃一死，咱们不必理会！”

姓薛的大汉道：“王大哥说得对，咱们快到别处去，免得惊扰四位老前辈！”当即率着众人，退出殿外。一会工夫，蹄音已消逝在远方。

这王、薛二人的话，众人无不听到，那碧眼汉子面色阴阴沉沉，没有一点表示。



那两帮人马带走了火炬，殿中恢复原来的黯淡情状。五个人都不开口，殿中寂然无声。过了许久，碧眼大汉似乎已忍耐不住，睁开眼睛，缓缓观察那四个武林高手。只见他们都瞑目端坐。看来看去，却推测不出他们有何打算？他的目光接着落在那秀丽的少女面上，只见她抱着双膝，望着黑暗的殿门外面，含愁脉脉。对于周围之事好像一点都不关心。

这时外面忽然传来一阵步声，接着一个人走入殿来，此人长得面圆身胖，容貌甚是忠厚和善。他看见殿中六人之后，微露惊疑之色。接着碧眼大汉也大为惊诧，原来四角的人忽然都站起身，个个面色沉凝，八道目光完全集中在那胖子身上。

这等情势，一望而知，那四人都是在此地守候这个最后进来

的胖子，而且绝非善意。胖子似是感到情势不妙，面上肥肉轻轻颤抖一下，随即便堆笑向当中的碧眼大汉和少女拱手道：“两位好啊！”

四角的人见他向碧眼大汉招呼，都不禁一怔，暗想：“莫非他们在此地约好见面？”这四人皆知那大汉武功不弱，又是使毒高手，对他不无忌惮之意！是以都不肯鲁莽，各自坐下，等看明白形势再说。

胖子看也不看四角之人，自言自语道：“这儿气味有点不对，我还是到外面歇息去！”口中虽是这样说，脚下却不移动。

西北角上的许青竹怪笑一声，接口道：“久闻南奸商公直外貌伪善忠厚，满腹机诈奸谋，哪知见面不如闻名，嘿，嘿！”最后两声冷笑，充满轻视不屑之意。

李不净道：“许兄之言，正好道出我脏道人心中之意，想他若是不露出心虚欲逃的破绽，还可蒙混一时！”

少林病僧道：“商公直，你今晚想逃出此地，除非把贫衲杀死！”

冷如冰接道：“这话算上在下一份！”

四人先后开口，话中之意都针对着那胖子。碧眼大汉眼看胖子长相忠厚和善，尤其“商公直”这个姓名听起来十分正派，谁知外号却称为“南奸”。不觉大感兴趣，凝目打量此人。

胖子恰好向他望去，两人目光一触，胖子道：“老兄心中觉得奇怪吧？你贵姓大名？”

碧眼大汉点点头，却不说出姓名。

胖子道：“尊驾竟然未曾听过南奸商公直、北恶之名？”

大汉摇摇头。

胖子指一指自家鼻尖，道：“鄙人就是南奸商公直！”

大汉心想：“还用说么？”

胖子又道：“我商公直十余年来纵横天下，专门挑拨离间，使

奸弄诈，武林之人提起鄙人无不头痛心惊，‘南奸’二字便是因此得来！”

大汉点点头，表示明白了他的话，商公直接着道：“但‘南奸’这个外号岂是被人白叫的？那四位仁兄瞧不起鄙人，却是大错特错！”

许青竹忍不住道：“我们哪一点看错了？”

南奸商公直道：“诸位见鄙人跟这位老兄打招呼，先是以为我们约好见面，所以暂时忍耐。后来听了鄙人自语，便认定我心虚欲逃！”他停歇一下，见无人出声驳他，又道，“其实呢，鄙人只是借诸位的反应查看这位老兄的身份来历！”

崆峒李不净心中不服，道：“现下你查出他身份来历没有？”

商公直道：“自然查出来啦！第一，鄙人因此查出他身怀绝技，才会使诸位心中顾忌，暂不出手。第二，灯火颜色发青，气味有异，可知他定是擅长使毒。第三，他约有二十年之久不曾踏入中原，但通晓汉语，可知二十年以前来过！”

这一回碧眼大汉也忍不住开口，道：“你怎生得知是二十年之久？”

商公直道：“鄙人自十六七年前出道，当即名震天下，无人不知，你老兄竟未听过，即此已可证明，何况还有一个活的证据。”说到这句话，举手指住那个秀丽少女。

殿中之人无不耸然动容，包括那碧眼大汉在内。但那秀丽少女像是没有听见一般，含愁脉脉地望着门外。

商公直道：“她年约二十，乃是汉族少女。衣饰装束虽是力求与汉人相似，其实却大有出入。加以她不懂汉语，可知她这一生尚是首次踏入中原！”

众人听了恍然大悟，没有一个不佩服他心思精密，目光锐利。这时那少女仍然痴痴望着门外，一看而知当真是不懂汉语，故此全无反应。

商公直接着又道：“这位老兄既是异族高手，擅长使毒，二十年来未踏入中原，这就太好猜了！”

病僧道：“敢是十八年前闹过一阵子，后来铍羽而去的色目人高手，飞天夜叉博勒？”原来元代时将西方各族之人称为“色目”，意谓：色目相异，不常闻见之人。

碧眼大汉道：“病和尚你说某家怎生归去的？”原来他虽通晓汉语，却未识“铍羽”之意。

商公直道：“他说你被人打败逃走的意思！”

飞天夜叉博勒阴森森哼一声，道：“好，好！”

商公直道：“这位病僧是少林寺有名高手，老兄不要跟他计较的好！”众人虽然知道“南奸”施展故技，从中挑拨，但又不便揭破，显得示弱。

飞天夜叉博勒见他面貌忠厚，好像真心好意劝他。心中大怒，道：“少林寺算得什么？某家十八年前初到中原，没有一家一派不在某家毒技之前低头！”这话一出，连李不净，许青竹和冷如冰都伤及了。

商公直心中大是得意，暗想：“先教你们跟这个番人斗上一场，才知我南奸手段！”当下唯恐火势未猛，便道：“博勒老兄的功夫自然足以压倒中原武林各派。这位小姑娘想必是你的高足？她几时拜师的？父母都答应么？”他岂有看不出这少女非是博勒徒弟之理？如此说法，自是别有用心。



博勒道：“她不是某家徒弟，我十八年前回去时，顺手把她带走！”

商公直迅速接着道：“那时她还在襁褓之中，现在恐怕连生身父母是谁？都不晓得！”

博勒道：“不错！”这几句话，顿时激起众人敌忾同仇之心，